



上世纪70年代,斜滩河上的新生木桥

地名记忆

黄家垄“泳事”

黄春平

千百年来,斜滩河(斜滩水)静静地从家乡黄家垄门口流过,之后在大山底下蜿蜒曲折,一路向北,流到霞阳镇西台与潘家两村交界处,与河溪水(南河)深情相拥,便有了新的河道名称“凉水”。

斜滩水是在家乡黄家垄门口河段突然“涨”大的:发源于桂东县八面山主峰的斜滩河,与源自郴州资兴市洵阳镇的船形河、出自金紫峰南坑河(溪)在家乡上游约百米的双江口汇合,斜滩河河场更宽了,河水也更大了。

经年的河水冲积,家乡这边形成了一条长长的河洲,且河洲上古松、古柳、古枫遮天蔽日,斜滩河便成了天然的大泳场。

常在河边走,没有不泳人。家乡的小伙伴,只要是男的几乎没有不会游泳的。我是怎么学会游泳的,还真细想不起来了。记忆犹新的是,自懂事起,就跟着大伙伙们在河里泡且胆大得很,四五岁就可以游到二三十米远的对岸,五六岁就可以从较窄的河底一口气钻到对岸露面。

学会了游泳,河洲上就是我们的乐园,河水里就是我们畅游的天地。

酷热的暑假里,家乡的斜滩河没有一刻的停歇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是人口出生高峰期,我们儿时的伙伴也特别多,且个个懂事、勤奋,暑假里大人们要忙田土上的耕作,小伙伴们几乎人人要照看一两头生产队里的耕牛,为家里挣得几分工分。

河洲上水草丰美,自然是放牛的好地方。这时的河边,树上鸟语不息,蝉鸣不断,树下老牛优哉游哉,河里热闹非凡。儿时的伙伴,全是脱个精光下水,或组成队伍互打水仗,或看谁在水里憋得久,或比那个游得快,或是往深潭里丢一块白石头看谁先捡起来。

玩得筋疲力尽或是觉得有些冷了,便上岸在太阳下的沙滩上来回打滚,让全身上下裹满细沙漫泥,或是折几根树枝或几片树叶,遮遮裸体之“丑”。待至全身发热,又往水里钻去,来来回回,反反复复,美好的暑假在一天天的快乐中度过。

二

河边的孩子不仅是暑假泡在河里,就是放学后也是偷着下河游泳。记得有一次,我们放学回到家里后,便三三两两相约到河里去游泳。这时正值晚稻耘田,下雨后河水涨得不大,但很浑浊,或许是正在远处耘田的家长早就注意到了我们的动静,当一个个下水后,家长们便一边打喊一边往河边跑。看见这阵势,小伙伴们立马穿上裤子或干脆不穿衣服,朝不同方向撒腿就跑,生怕追上了要挨打。

我与要好的伙伴选择沿河岸一路向着上游狂奔,不多时就将追赶的大人远远地甩在后面,跑到了木材收购站。收购站人多容易被发现,那再往何处跑呢?收购站后面没有人家居住,我们三人便选择了向山下一个叫下坪的地方躲藏。

在下坪的油茶园、板栗树林里没躲多久,天就慢慢地暗了下来,肚子也开始咕咕叫了。好在下坪到处种了红薯,我们便飞快地挖了几个红薯,用手指甲一点将薯皮剥开,然后一顿猛吃填饱了肚子。

下坪的山上到处是坟墓,断黑(编者注:天快黑)时都觉得脖子后凉飕飕的,生怕山上有传说中的“鬼”。于是,大家商量着,趁天黑各自回家继续躲。回到自家附近,我先是躲在柴堆里,然后又转移到大门后的角落里。

直到这时,我才知道各自的家长都在四处找人,有的还打着手电筒或点燃烟花沿河往下寻找,他们担心自己的小孩在河里出事了。看到家长们痛心、辛苦的样子,我觉得应该不会挨打了。于是,我偷偷从厨房溜到卧室蒙头就睡。次日一觉醒来,只是被妈妈狠狠地骂了一顿,并没有挨打。

三

儿时学会游泳,不仅是为了寻找快乐,也是一种求学的本领。上世纪70年代,我们的五年制小学分为初小和完小两个阶段,前两年在河右岸的董湖小学

读,后三年是在左岸新生村(大队)村部所在地的新生完小读,而整个新生村上下约近三公里的河道上,当时只有一座新生木桥可以互通。尽管木桥建得很结实,也难以抵挡春夏季节洪水的冲击,木桥时而被全部冲毁,时而被冲走几段。这个时候对于想读书的学生和学生家长来说,无疑是件很痛苦的事,而对于黄家垄的男生来说却根本不算什么。

记得在新生完小读四年级的一天,早上去上学时还阳光灿烂,可到上午第三节课时便是倾盆大雨,顶几个小时山洪暴发,新生木桥被冲得千二净,连顶天立地的木桥墩也被上游铺天盖地的树木柴草压断或连根拖走。

没有了木桥,我们下午放学后自然回不了家。或许是村里与学校进行了沟通,我们回不了家的学生全部得到了临时安置,我被学校附近的堂姑接到了她家。在堂姑家坐了一阵子,我就背着书包在外面转悠。

转悠到河边时,只见河水已经消退了不少,不免心中起意:不就是河里涨了水嘛,干吗不像平时那样游过去,回家多好呀!但心里又害怕,害怕堂姑骂,害怕家长打。转而又想,平常野泳又不是没被家长骂过、追打过!这时,我不管三七二十一,选准一个水流平缓的地段,手举衣裤和书包就下水,用踩水(又称“立泳”或称“踏水”)的方式轻松地游到了十几米的对岸。

回到家里后,才知道已有同学也是这样游回家的,家长也就是骂骂而已。因为家长们都知道,我们这个年纪的小伙伴个个都称得上“水猴子”了。

木桥没了,村里总是会想尽一切办法重新架桥的,只是时间长短而已。就是在重新架桥的时间里,我们也没有耽误学业;有的自己踩水过河,有的由家长撑木排过河,有的选择浅滩步行过河。

这些踩水过河读书的学生,常被人戏称为“黄牛过河”。现在想来,应该是因为三四百人口黄家垄里面男丁是清一色的黄姓。

四

有了游泳的真本领,还为我们带来了摸鱼踩鱼的快乐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对炸鱼、药鱼的管控还不是很严格,所以违规甚至违法炸鱼、药鱼的事时有发生。记得读初一时,有次我正在河边的山上帮妈妈刨草烧“土灰”,突然听得河那边一声闷响。我第一反应是有人在炸鱼,丢下铁铲就往山下跑,但跑到河边却不见什么大动静,炸鱼人背着长把捞勺左望右瞧,就是没有下河捞鱼,一会儿便离开了炸鱼的地方。

我跑下山不见有鱼捡,自然心有不甘,但凭我“夏天鱼不浮面”的经验 and 这个地段应该有鱼的判断,我便毫不犹豫地滑入了深潭。不入水不知道,一入水惊一跳,只见水底下白一片,一条条约三指宽的“黄尾”鱼正在水面下慢慢漂动,我伸手就捞起两条钻出水面,潜入潜出间一下子就捞上了一二十条。也就在这时,远处看热闹的人也加入了潜水捞鱼的队伍。上岸后,我用上衣兜住一大堆鱼背回家,倒在大脚盆上一看,好家伙:清一色的“黄尾”足有十多斤!

河里“踩鱼”更是一件兴奋的事。家乡的河里有一种俗称“爬沙狗”的鱼,小的一二两,大的有三四两,但我至今搞不清“爬沙狗”的学名叫什么,只知道这种鱼大多是潜伏在水深齐腰的沙子里面。

每当盛夏时节,会游泳的小伙伴就会选择一处深潭边的沙滩来回踩鱼,场面相当壮观。当先脚踩到“爬沙狗”时,只要动静不是特别大,这种生性木讷的“爬沙狗”就不会逃走,自己弯腰或是请同伴帮忙即可将鱼捉上岸。

踩“爬沙狗”,还会另有惊奇甚至惊悚。记得有次下水踩“爬沙狗”时,只听平静的水面上突然一声尖叫,大家眼光齐齐望去,只见一位小伙伴正一瘸一拐地往岸上走,脸上显得痛苦不堪。走上岸来,原来小伙伴右脚拖着一只大甲鱼,尽管我们用棍子撬、用石头砸,但甲鱼就是咬着脚趾不松开嘴巴。没办法,我们只好将小伙伴背回家,让经验丰富的成人处理。

上了年纪,儿时“泳事”即成乡愁,是特殊年代的成长记忆。而今,学生下河野泳,以及社会上的炸鱼、药鱼已是禁止或违法的行为。

旧事

大队

刘铁建

一些上了年纪的村人至今喜欢把“大队”挂在嘴边。大队是什么时候的事情?上个世纪,人民公社时期。

两头来的人遇上了,那边来人问,去大队?这里走过去的人也问,从大队回?相熟的人,哪怕一日见过三面,擦肩而过时仍然要开口说点,话都还在嘴里,身子已隔开好远,寻着语音又回了头,发现各自早已离开。去大队的那人又回过两次头,就到大队了。可见大队并不远。

那时,大队相当于今日的村委,小队相当于今日的村民小组。我们的大队在村里中心位置。那儿有一座祠堂,中有大天井,右有大耳房,耳房里有小天井。新中国成立后,祠堂前厅后堂做了学校,耳房做了大队部。读初小的,腋下夹了半本本子,手里捏了半截铅笔,来这上学。我就是在这发蒙读书的。大约读三年级时,祠堂拆了,原址建成新的学校和大队部。那时,书是可读可不读的事情,想来就来,想走就走,到小学毕业,原来四十多人的大班,就剩十几个了。

虽然在祠堂里读过几年书,但印象最深的是跟“大队”有关的一些事情。

年末,定有一台节目表演献给大家。村人自编自导自演。帅哥演杨子荣、李玉和,靓女演铁梅、吴琼花,还有白毛女、黄世仁、刁德一等人物悉数上场。独唱、合唱、三句半、舞蹈、乐器表演,应有尽有。平日不声不响的人,一下子登上舞台,展示出拿手的好戏,让人吃得津津有味。我就看过我四姨和另外五个大姑娘演老信子上夜校的节日。她们用锅灰涂了黑胡子,穿了黑色对襟衫,戴灰色头巾扎成的帽子,捻一根烟管,再把背驼下来,做出老态龙钟的样子,引得台下哄笑阵阵口哨声声,乐得要翻天了。

一季一次的下乡电影,也在天井里放。有电影看的日子大家都是当节日过的。

每年冬季征兵之后的送兵,男女老少齐出动,敲锣打鼓,大家既兴奋又不舍。即将走向部队的好男儿,穿一身崭新的军装,成了我们孩子心中最威武帅气的人。当兵打仗是我们那时候最大的梦想。

诸如此类,都与“大队”有关,都是大队弄出来的,都能给人心里烙下深深的印迹。

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初,大队部旁边有了一间医务室,有一名赤脚医生为人治病。又有一间药铺,让人抓药。小病小灾,村人就不用去公社医院、公社药店了。初小变成了完小,后来甚至办过两届初中。对这些,我们不感兴趣。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接下来在大队部另一边建起的供销社,实际上是公社供销社在我们大队的一个供销社。这个点可不小。一间大屋比我们学校礼堂细不了多少,一头卖布匹百货,一头卖南杂。卖化肥农药的是另外单独一间屋子,有人买就开门,平常那门是关着的。记得爹那块上海牌手表就是在大队供销社买的,一百二十五元。这是我爹一生唯一拥有过的一件奢侈品。他那么舍不得老本,可能跟他当时当上生产小队队长有关——他得掌握时间呐。

我们真是被供销社诱惑到不行。它特殊的香气远远散发出来,把我们的魂魄都吸走了。上学放学,门前经过,就不再犹豫,径直往里走。仅仅过过瘾,闻闻香气,也是挺不错的。久了,我们竟分辨得出,混合香气里哪是硬糖散发的,哪是饴糖散发的,哪是盐姜散发的,哪是糖姜散发的,还有大花片、小花片、油条、麻丸等等糖食糕点,都能一一闻出其气味的独特处来。不断涌出的口水,没来得及在口腔里转一下,又让我们吞回去了。

也有解馋的时刻。那是我无意间做了一件让奶奶高兴的事儿,得到她的赞赏:一枚两分或五分的硬币。攥得手心出汗的时候,终于还是站到了南杂柜台前,将它交给营业员,要了几颗糖粒子或者一包盐姜。

奶奶过世了,新时期也开始了。大队不是大队了,是村委会了。供销社撤了,私人商店、小超市顶上来;药铺撤走了,有私人药店、诊所。渐渐还有私人开设的理发店、杂货店、纸衣店、幼儿园、棋牌室。早市也兴起来了,家中来了客人,置办一两桌场伙,无须出村。闲人也多起来了,好像一下子突然冒出来的。他们也逛早市,不买东西,就瞧热闹;也进牌室,不打牌,围观;也去商店小超市,最多要一包烟一包槟榔,然后在门口排排坐,闲话讲得没完没了。实在没事讲了,就织毳,看看不长的街道的那头,又转头看看这头,看往来的行人、往来的各式各样的车子。一个上午,一个下午,就打发走了。有段时间某人不上坐了,说是病了,再过段时间,就走了。其中老者居多。几十年下来,闲人也在逐渐换茬。

大队着意愈来愈热闹了。这几年,我回老家较少,听说村委会另择新地建了新办公楼,搬到离大队有段距离的地方了。因生源日渐减少,去年撤了幼儿园,今年撤了完小,早市也冷下来,只剩下有时无的一个肉摊、两副豆腐担。村人说,都到镇上去了,去镇上的路更宽更平,淋过了柏油,都骑摩托,或开车子,方便得很。

撤的撤了,撤的撤了,走的走了,村人仍旧叫着大队的那地方并不十分冷落,该有的热闹还在。只是不知道他们要继续这样叫着到什么时候。

记事本

年英

武开龙

算来算去,已经有二十七八年没见到年英了。认识年英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,那时,我在一所乡镇中心小学教书。学校有一群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,大家玩起来忘乎所以,吃起来如狼似虎,工作起来全力以赴,校园里生机勃勃,活力四射。

只有年英很特别,她大约有六七十岁,不是老师,也不是学校的勤杂工,人有点傻。年英没儿没女,别说家,连个朋友都没有。因为没有家,年英就住在了学校,久而久之,学校就成了年英的家。“铁打的营盘,流水的兵。”老师换了一茬又一茬,学生走了一批又一批,只有年英成了学校的“常驻大使”。

年英到底是哪个村哪个组的人?姓什么?哪年哪月出生?她自己说不清,熟悉她的人也不了解。年英个子很矮,脑袋很大,脸盘又扁又平,有点像干通人物中的巫婆。她的头发很粗,卷曲着,似乎是在老木头上挂满了弯弯曲曲的细钢丝,一条长长的疤痕隐藏在发丛里,像被芦苇遮盖的小溪,发着若隐若现的亮光。

年英一年四季从头到脚都是灰黑色的,只有到年关,民政部门给年英送来了棉衣棉裤,她才有一两天或天蓝、或军绿的穿搭配色。这几天年英最开心,她洗了头发,换上新衣新裤,咧着嘴,迈着小腿到处溜达,大有枯木逢春的感觉。

年英爱养鸡,养的全是母鸡,因为母鸡可以下蛋。她不识数,说不出自己养了几只鸡,数鸡的时候就自言自语:“一只、一只、一只……”奇怪的是她的鸡从来不会丢。等鸡长大了,她就给每只鸡都取名字,如“黄鸡婆”“黑鸡婆”“麻鸡婆”。年英的记忆力特别好,喂食的时候她瞧一眼就知道“麻鸡婆”没到,立马就到处寻找,鸡一定要找到,否则是不会罢休的。

母鸡下了蛋就卖给我们这帮老师,蛋是一个一个地买,八分钱一个,买十个,我们就要八分一沓,准备十沓,你给她一沓钱,她就给你一个鸡蛋。你如果不按她的办法付款,她就不卖给你。如果你给她一张一元“大钞”,她转身就走,边走边摇手还边嘀咕:“不卖、不卖,一只钱想哄我,一只钱想哄我!”让你独自在风中凌乱……

年英脾气大,谁要是惹了她,她就会追着你骂,骂完了还要四处告状,诉说对方的不是,直到自己怒火平息才罢休。有时遇到“狠人”,她也会见风使舵。文老师老实,总是笑嘻嘻的,她就认为文老师是个软柿子,时不时就要骂他几句。那天,年英对着文老师又开骂了,文老师被骂烦了,操起一块砖头佯装要砸她,她立马就变得老实了,抱着头边跑边叫:“我又不是骂你,我是骂别人;我又不是骂你,我是骂别人。”从此,她再也没骂过文老师了。

可在孩子面前,年英又不像年英了,学校的孩子都喜欢逗年英,常常逗她的母鸡,捉她的小鸡,年英生气是生气,却不会打骂孩子,最多来一句:“你冒一点礼木(貌),你冒一点礼木(貌)。”

学校有了年英很是平安,在那个小偷盛行的年代,老师们从不会丢过东西。假期,年英是最负责的守校人,门窗、桌椅从不会遭到破坏。年英的生活基本上是自给自足,学校的一小块菜地也被年英打理得颇有生机。

由于工作调动,我离开了原来的学校,此后便再也没有见过年英了。前几天和一位老同事无意间谈起年英,她从我的记忆深处又慢慢清晰起来,原来年英从来都未曾远去。

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唉,年英现在在是否还活着?如果她活着,境况又是怎么样呢?转而又想——我刻意把年英的名字留在这篇文章里,对于年英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?



流逝的时光。左骏AI制图